



□ 新 华

随着水烟产品在全球的广泛流行，埃及的纳哈拉（Nakhla）水烟在这个逐渐增长的市场中正处于有利地位。

### 全球水烟消费平稳增长

尽管世界各国对烟草的控制日益增强，但是水烟的消费量却持续增长，并且还扩展到了一些没有水烟吸食传统的国家。

据说，水烟最初出现在16世纪的印度，后经土耳其传播到了中东地区，并在那里流行起来。吸食卷烟是一种快速的消费行为，适合于快节奏的生活方式。但是水烟不同于卷烟，它使得烟民们放慢节奏，有了充足的休息时间。

## 烟草的种族

□ 文 芳

烟草是当今世界五大作物（稻、麦、棉、豆、烟）之一，外貌与内涵都有其特殊之处。尤其是最具使用价值的红花烟，株高叶大，婷婷玉立，花红叶绿，令人赏心悦目。十五世纪末，哥伦布从美洲回到欧洲时，曾把烟草当作观赏植物和药品带到了西班牙王宫。之后，烟草所具有的提神醒脑、驱邪治病的神奇功效很快被欧洲人接受，并在短短的百年时间里就席卷了文明社会，成为古今往来传播速度最快的作物。

烟草本属热带植物，是植物王国中赫赫有名的旺族。作为“茄科”大家族中的重要成员，烟草是个颇为显贵的支系。它到底有多少个品种，很难说出个确切的数目。但据专家考证，其品种至少在60个以上，其中具有使用价值而被人类大量栽培的主要有红花烟和黄花烟。

在烟草隶属的“茄科”家族中大概有85个亲属，2000多个品种。既有草本、木本，还有灌木与荆藤；既有最有用的食物，也有药用以及许多绚丽多姿的观赏性花卉。你也许还不知道，日常生活中为我们所熟悉的辣椒、马铃薯、茄子、番茄、曼陀罗（洋金花）和“矮牵牛”等植物都是烟草所在“茄科”族里的远房亲戚呢。

作为“茄科”家族中的“草莽英雄”，烟草植物不仅有庞大的根系，挺拔的“腰杆”，奇妙的“绿色工厂”——叶片，还有清芬婀娜，楚楚动人的花冠。每当麦收之际，草壮莺飞，烟花在茫茫无垠的烟田里竞相怒放，犹如波澜壮阔、色彩和谐的织锦，为大自然增添了无穷魅力。烟草的花期仅月余，花落结成蒴果，只有个把月，便告成熟。每一蒴果内含烟籽3000多粒，籽极小。一束烟花能结籽百万多粒，真可算得上是“多子”植物了。

# 在传承中发展——埃及纳哈拉水烟发展管窥

在漫长的适应和演变中，水烟逐渐成为中东文化的一部分。这种具有社交性质的吸烟行为，目前在年轻人中日渐流行，水烟的消费也随之增长。除了中东地区，水烟在加拿大、印度、意大利、英国和美国等国家的消费量也在逐年上升。

“水烟市场是一个快速增长的市场，它正在引领一种新的消费趋势。”埃及纳哈拉烟草公司这样评论水烟的市场价值，“吸食水烟是一种社交性的活动，它能让人得到充分的休息，也能给人提供一个沟通的平台。”

经历了一整天的忙碌和劳累后，人们聚集在一起放松身体、舒缓神经，吸食水烟正好可以将人们聚拢在一起。这种生活习惯已经被越来越多的阿拉伯人视作减轻工作压力、放慢生活节奏的娱乐活动。

### 世代相传的发展史

在水烟发展史上，埃及人的功劳最大。很久以前，埃及人成功复

制了土耳其人的水烟做法，但是，埃及的烟丝太细，不适合制作水烟。后来，埃及人用甘蔗汁液改善烟草的味道，生产出一种具有独特香味的水烟。这种带有香味的混合型烟草制品被称作Moassel水烟。

历史发展到今天，Moassel水烟已经有上百种味道，它融合了烟叶、糖浆、防腐剂和天然香料（如苹果、柠檬、薄荷、草莓、椰子等）。在美国、加拿大等西方发达国家，类似的风味卷烟正逐步被拒之门外，但是带有香味的水烟目前仍属合法烟草制品。很多烟草公司看到了这一差别，开始利用水烟不断增长的市场份额赚取利润。当然，并不是谁都可以从中谋利，只有那些拥有代代相传的制作工艺和技术秘诀的企业才会如鱼得水。

在这里，我们不得不提到目前最成功的水烟生产商之一——埃及的纳哈拉烟草公司。这家公司成立于1913年，有一套代代相传的制作秘方，每一代纳哈拉烟草人既能够遵循祖辈留传的传统工艺，又善于根据新的市场特点挖掘新潜力，由此不断扩大公司业务。

纳哈拉公司总部位于米努夫省首府希宾库姆（Shebin Elkom），该城位于埃及北部，离首都开罗约60公里。希宾库姆是纳哈拉公司创始人萨利赫·穆罕默德（Saleh Mohamed Elibiary）的出生地。穆罕默德1955年逝世后，公司由他的儿子艾哈迈德·萨利赫（Ahmed

Saleh Elibiary）继承。

年轻的艾哈迈德以远见卓识揭开了纳哈拉公司的新篇章。在他的率领下，纳哈拉公司开始研发多款新产品，满足更多消费者的需求，该公司的发展迎来了空前的机遇期。艾哈迈德之后，公司的管理权传递到以阿德尔·艾哈迈德（Adel Ahmed Elibiary）为首的5个儿子手中。他们在全球奋力开拓新市场，并研制出了更多的水烟新产品，比如刚才提到的香味水烟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纳哈拉公司仍然没有停止创新脚步。为了争取更多的市场份额，该公司研发了一款新产品——它的突出特点就是烟碱含量大幅减少，焦油释放量接近于“0”，并且还应用了最新的加香技术。

经过了20多年的不懈努力，纳哈拉公司已成为埃及最重要的100家出口企业之一，其产品在球声名鹊起。纳哈拉公司的水烟产品不仅在阿拉伯国家比较流行，而且受到了外国游客的钟爱，甚至那些游客归国后，还在怀念纳哈拉水烟的独特味道。

### 从埃及走向世界

纳哈拉公司的发言人说：“1913年以来，我们公司一直从事水烟生产，我们的技术和秘方都是世代相传，产品是绝对保真的。随着水烟市场的日渐繁荣，很多新的公司进

入这个行业，他们在外表上极力模仿我们的产品，但是质量普遍较差，对消费者潜在的危害也很大。”

不正当竞争给纳哈拉公司制造了压力，纳哈拉的管理者开始更加注重质量控制。因为他们懂得，尽管拥有无可比拟的水烟制作工艺，但是在鱼龙混杂的水烟市场，决不能放松警惕，正所谓“小心驶得万年船”。质量稳定并时刻保持创新姿态，成为纳哈拉公司的最新目标。

2003年，阿德尔等人退出了纳哈拉公司的历史舞台，Elibiary家族的第四代传人开始了新的征程。与前几辈人相比，他们在注重创新的同时，进一步增强了品牌保护意识，坚决与那些假冒伪劣产品的制造商作斗争。对他们来说，只有不断净化市场，纳哈拉水烟才会保持优势。

目前的纳哈拉水烟面临着两种不同的境地。在埃及市场上，不加香产品处于绝对主导地位，约占国内市场份额的80%；国外消费者则喜欢加香的水烟产品，其中纳哈拉水烟保持着70%的市场份额。

相比于国内市场，纳哈拉公司更倾向于向国外推介新产品。但是他们同样面临着难题，因为世界关税组织（World Tariff Organization）还没有认可它，各国代理商进口纳哈拉水烟不得不缴纳高额的进口税和关税。

随着政府监管力度的逐步加大，各国的代理商开始担心，水烟是否会面临与传统卷烟一样的困境。

的品质。

在乡间小路上，我总是不停地问他关于禾苗的问题。开始我还笑那些丢禾苗的人们。怎么把每一株都丢得弯弯的。他很随意地说了一句，“很快的，下周你再来看，就都挺直了。”果然啊，一周后的禾苗株株挺立在田间。他们正在顺应外界的变化。他们在成长。看着翠绿的一大片，我感慨万分！经过一周，在他的细心关怀下，在他不经意的话语间，我学到了很多很多。我感觉自己也突然长大了许多，懂得了服务至上的真正含义。

配送这个岗位听起来一点都不特别。许多人都会觉得，不就是送烟给经营户吗，整体概念就是一个体力活，不需要脑力也能干好的工作。多轻松！其实不然。这个体力活，倾注了许许多多配送人员对经营户的关爱与体贴，是一个需要用心去服务的岗位。配送员这个岗位在烟草企业里并非是无足轻重。我们烟草要实现“532”、“461”品牌目标，要全面推进“卷烟上水平”，在某种意义上说，我觉得配送员比客户经理所起的作用还要大。感情的积累，往往许多被认为是难以做到的事情，却能水到渠成。

上来，可谓是没有任何安全保护的高空作业。新式的烤房则完全没有这些问题，首先新式烤房的室内墙壁的上侧和下侧设置有通风口，所以空气和光线都不会有问题；其次它外形宽而扁，不需高空作业，提升安全性的同时，也加大了装烟密度；再次，它采用温湿度自控制系统后，只需设置好温湿度曲线即可，不需要有人看守，节省了大量人力。最重要的是新式烤房的使用增进了烟叶外观质量，烤后的烟叶从外观成熟度趋向成熟，色泽均匀一致，上部烟身份趋向适中，青筋烟少，挂灰现象少，烟叶颜色桔黄，外观质量明显提高。现在，种植烟叶可以说是人们的新“致富法宝”。

## 禾苗初长——一个平凡配送员对我的影响与启迪

□ 唐雅莉

春雨贵如油。不知为何，我望着被秋风吹拂，起阵阵绿波的稻田，竟如此感慨。虽然春夏已过，但是公路两边茁壮成长的禾苗，心里总有一种无限感慨。

我习惯了记录自己的工作状态，习惯了记录那些身边的人和事。翻开我的工作日志，你也许发现了什么，也许没什么发现。记得刚被领导安排到配送岗位时，不知是生疏还是没习惯这个工作岗位，做事时常出错。当我从第一天跟随配送司机赖法安送烟那天起，我已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配送员，不再是当初懵懂无知，跟着老同志跑线路跟班实习的大学毕业生了。

从小在城里长大，虽然从书本上了解一些关于农民劳作的艰辛，对诸如春耕、夏种之类的农活，在脑海中也还有淡淡的轮廓，但却没有真正地亲眼目睹更没有近距离接触。送货路上，见到汗滴禾下土的农友，对他们的一举一动，我都充满好奇。为了释疑，我不时请教于赖法安。让我感到高兴的是，对我无知与幼稚提问的每一个问题他都不厌其烦地一一解答，

就像很有耐心地对待所有经营户一样。他的耐心让我感动，让我深受教育。

容县的秋季，烈日还是像个火球，要把大地烤焦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毋庸置疑配送是够辛苦的。由于长期烈日下开车配送卷烟，我发现赖法安的左右手臂颜色深浅不一。后来才明白，置于车门边的左手暴晒的几率比右手大。虽然坐在车上但仍然还是挡不住烈日的炙烤。

从开始记录工作程序，到熟悉工作环境，再到掌握工作内容等，虽然花不了太多的时间，但在工作上手前是犯错非常容易发生的阶段。记得最严重的一次错误是忘记拿配送单。因为在仓库搬烟上车时看见赖法安将配送单拿在手上，我就自以为他直接拿上配送车了，就没有在临出发前做最后面的确认工作。是我的疏忽耽误了配送的时间。最后赖法安发现这个问题后，二话不说及时掉头回去拿。对于我的错误，他不但没有加以强调，也没有因此而责怪。事后还没有发生过一样和我有说有笑。他的包容，让我深受教育。自此之后，我再也没有犯过同样的错误。对于这件事情，我非常地感激他！是他教会了我与同事间应相互理解，相互包容。

## 遍地烤烟分外香

□ 蒋宇仙

平时上班紧张而忙碌，决定周末到乡村玩玩。一边驾着自己心爱的摩托车一边哼着小曲，不到半小时，愕然间发觉自己走进了一个烟的世界，目之所及满是烟叶。

“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。”转过身，原来是我几年前的烟农朋友李得福，正在烟田干活。

“嗯，你什么时候开始又种烟了，你不是不种了吗？”

“现在种烟有盼头了啊，而且比以前轻松多了，以前从一开始育苗到出售烤烟一直忙个不停，还要担心这担心那。育苗时忙于建棚打架，移栽时忙于挑水灌烟，大田管

理时担心洪涝灾害，出售烟叶时担心价格不稳，总之啊，既耗人力又耗精力。可现在不同了，烟用机械化操作减轻了我们的劳动强度，提高了劳动效率，让我们能轻松种烟；烟水工程建设确保烤烟生产旱涝保收，给我们减少了太多的担忧；现代化工场建设解决了育苗与烘烤的问题……”

“那么多人种了，不怕价格不好吗？以前不就是这样，一看到好大家就一窝蜂去种，结果价格掉了，又亏了。”

“以前是这样，不过现在不同啦，现在种烟可是要签合同的，按照上面的计划来种，要想多种就必须通过审批，还有什么好担心的，

稳着嘞。”……

确实比以前好多了。近几年，烟草公司积极响应中央提出的“工业反哺农业，城市支持农村”的号召，投入数亿元资金，发展现代烟草农业建设，改善烟叶生产条件，改变了烟农之前靠天种烟的状况。就拿烤房来说，旧式烤房给我的印象就是空气差，光线暗，耗人力，危险系数大。可能是怕凉风吹进去会影响烟叶的质量，所以旧式的烤房总是全封闭的，即使是墙上有一丝的缝隙都要糊住，可想而知，里面的空气质量和见光度如何。旧式烤房高而窄，装烟时必须沿着挂置烟叶的木头爬至最高处再叫他人传

## 陆小曼的烟

□ 小 文

关于陆小曼吸“烟”的一段旧事，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把责任推到翁瑞午身上。大体是说因陆小曼身体不好，翁瑞午便“引诱”她吸食鸦片烟，其“险恶用心”是要把小曼长长久久地留在自己身旁。此种“定论”一出，翁翁自然就成了众人眼中巧取良家妇女的恶少。

事隔多年，翁瑞午的女儿翁香光却突然跳出来说，陆小曼那烟是她自己母亲让她吸的，她母亲自己就吸，其父翁瑞午也是受了小曼的鼓动，才吸起烟来。按此种说法，翁瑞午则成了“受害者”。

如今当事人都深埋地下，死无对证，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似乎也成了了一桩无头公案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“西洋绅士”徐志摩生前深恶痛绝的鸦片烟，在其死后，陆小曼还继续抽，并且身体是越抽越坏，更需要人照顾。其中这抽烟的钱和日常的照顾，的确都是翁瑞午在给在做。

陆小曼一生的三段情中，与王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、与徐志摩是自由恋爱、与翁瑞午则有点老来伴的意思，其中更多的不是爱与不爱，而是一种需要。没有名分，却相守三十年，这冗长而艰难的岁月从外表看来，有点适事而逼的意味，徐志摩去世，娇滴滴的小曼也确实需要一个人照顾，并且这种“照顾”不是如朋友般的胡诌、赵清阁们能够做到的，它需要的是贴心贴肺，讲求一个懂得和全心全意。

对于翁瑞午如何介入徐陆的爱情，一直以来大家都有点偏颇式的语焉不详，其实徐志摩生前，翁陆之间只不过医生和病人的关系——翁瑞午是“一指禅”推拿的传人，他来为小曼按摩。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年代，惹来些闲话也是正常。不过，徐志摩生前，翁瑞午没有越出过雷池半步。徐志摩去世后，翁瑞午心甘情愿做了替补，去照顾陆小曼，这无可厚非。

更何况陆小曼千金之躯也不是那么好照顾的。打小就是独女的她从来都是锦衣玉食，出门要坐汽车，家里十几个仆人，买衣服不问价钱，用嫩豆腐擦脸，喝奶只喝人奶……这些习惯放到现在看都令人瞠目结舌。从小到大的都是这么花钱，这个堪称“京城不可不看的一道风景”的陆小姐也没法让自己一下子缩减开支。这个时候翁瑞午能迎难而上去补徐志摩的缺，勇气可嘉。

要知道，翁瑞午虽是官宦子弟，可那个时候却不是金山银山吃不完，自己家七口人、寡嫂家十口人都要他养，再加上一个排场巨大的陆小曼，这负担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于是，他只能马不停蹄地去给人按摩、当帐席、炒股票，后来还去江南造船厂当会计。可这还不够。那就卖字画、卖古董、卖家具，一卖到底。对于陆小曼，他甘愿付出一切拼尽所有。说到底，他就是给她一个“现世安稳、岁月静好”，给她一个童话世界。如此说来，送翁瑞午一个“痴”字也不为过。痴，一个知加一个病，恐怕也只有翁瑞午“知”陆小曼之心“病”，恰巧他们也是因病结缘。

陆小曼的人生好比一个山坡，上山时遇到王庚，在山顶遇到徐志摩，下山时遇到翁瑞午，这下山的三十年，她是每况愈下。在凄惨的人生夕阳里，翁瑞午能做到与她相守相伴，也是难得。其实话说回来，翁瑞午又何尝不像陆小曼的一支烟，陪她一同享受着，一同毁灭着。这两人身上都有点颓废的纸醉金迷的气质，仿佛戏曲脸谱上最红亮和最鲜绿的两抹油彩，他们是真正属于旧时代的红男绿女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也许他们俩才算是绝配。